



泰族建國於暹羅—初期之泰國史

(四) 陳禮頌

同年(一三六一年)，他瑪拉查律泰皇，率於其時皈依佛教，民衆心中咸認此爲一堪注意之史實。約於同年之間，其國發生地震，與及其他之凶兆。

他瑪拉查律泰皇，乃係修築道路及溝通運河之能手。皇曾修築馳道以通成可太，與乎沙灣加祿之間，并築他道以連絡京師，與甘亨碧，及其他小城市間之交通。此外尚有關於皇之紀載稱，一皇之仁德，寬容大度，若海洋之納百川者然，博愛施仁，是之謂也。皇居愛民若赤，常赦免囚犯，賜之以金，俾得贖其罪，并遣之歸家，故皇當政之日，國無奴隸。人民皆獲享自由，并樂其業。皇之令譽，遂播揚各國，各國之民，均樂其仁政而歸之，相安而處焉。(一) (原註)

原註：此段紀載乃得見於吉茂文之碑銘，斯碑係馬哈茂谷(日後之位瑪四世皇)於一八三三年所發見者，業經柏瓦勒親王(Prince Papat) 移譯爲暹文。此碑自是而後，復告散佚，其間大部節文，迄今已永歸泯滅。是即論者懷疑柏瓦勒親王譯文爲不其準確之理由也。現存碑銘之法譯，及其他關於成可太皇朝列代帝皇之碑銘，可參閱戈意德教授(Prof. G. Coedès) 所編之「暹羅碑銘彙集」第一節(Revue des Inscriptions du Siam Part I)，該書法文對照，一九二四年出版於曼谷。

他瑪拉查律泰皇，性愛和平。曾數度被迫作戰，若一三五九年皇之遠征卑利與喃岸矣。皇行軍之勇敢，所得之令譽，實不若其對待俘虜之仁德。其時暹羅東部俘虜之未遭殺戮者，往往淪爲奴隸。然奴隸之於皇，實無所用，是以一皇但供養其俘虜，務使其免致罹難及死亡。一

世榮易逝(Sic transit Gloria mundi)，如斯偉大君主之令德，及其偉業，竟爲世人所遺忘，延至一八三三年間，關於紀述皇在位時之碑銘，始告譯成，然其事爲世人所忽視，已達五百年之久。皇所撰論佛陀宇宙觀一文，及後，於一九一二年始被發現，并與付梓。此文名爲「提萊波摩加

打一(Taibhambhach)，由論文之文體與神髓二者之間，他瑪拉查律泰皇之人格，歷歷可見。

皇並建有宮殿，及其他公衆建築物於成可太，其類垣廢瓦礫今尙得見之。皇精曉天文學，曾改造曆法，儼然一天文家也。曾創學府於宮中，以授天文學。

他瑪拉查律泰皇薨崩之確實年代，無可稽考，似崩於一三七零年頃。皇子塞(Prince Sair) 嗣位，其尊號仍稱他瑪拉查(譯者附註)。斯尊號遂成爲成可太與乎地桑奴列帝之通稱焉。

譯者附註：史稱他瑪拉查二世皇。

他瑪拉查二世皇(名塞)，在位八年，論爲阿育地亞皇之藩屬，至是獨立之成可太泰族皇國遂亡，計自開國迄今，凡傳一百三十二年。本朝之榮譽，僅歸於藍甘亨大帝一人而已。藍甘亨大帝之後繼者，能有大帝之英勇，則成可太之運維皇國，必能享國，以至今日也。

及後，成可太諸帝之爲阿育地亞之藩屬者，尙歷有年所。他瑪拉查二世皇在位延至一四零六年頃，及後皇子嗣位，號爲他瑪拉查三世皇，時方冲齡。史稱，一四零九年而後，母后臨政，其時尊高僧爲神聖。皇薨崩於四一九年。繼之者爲他瑪拉查四世皇，似即爲他瑪拉查三世皇之弟。皇乃成可太世襲皇中之最庸弱者，故其後繼者，遂不獲稱皇號矣。惟據吾人嗣後所知者，此皇室子孫之一，竟於一五六八年，得爲暹羅國君，並恢復他瑪拉查之尊號焉。(完)

成戈泰古城考(七)

陳毓泰

出了石橋寺，即轉回去參觀位於暹小佛脚山路旁的白象池寺(White Elephant)。這座佛寺被建在稱爲「白象池」(Mueang Toon) 旁。寺內有一座不甚大的禮拜堂，柱係用鐵鑄土建成的，上塑有蓮形，技藝頗不劣。在禮拜堂後而靠西，有高出地面的基，該基係二層，每層的四角皆鑄鐵土柱，共有八柱，看去似乎係空敞的蓮座，其上必係供奉佛像。在靠東北面有一座不大的塔，另外還有不少土墩。這些土墩，也許就是佛塔，但全都已崩塌。在這寺界內發見了一塊石碑文被棄置於荆棘裡。頂圓形，其最下端則成錐形，以利堆掃，但不曉得這塊石碑又原先是插在何處的。量該石碑文，由頂端銜尖得二索餘，闊約一索，厚九寸。至十銜尖部位長約一尺六寸，闊約一尺七寸。這塊石碑文大部分已破損，文字亦模糊不清。於是把這塊石碑文抬回寄宿舍內，仔細洗淨後，並予加檢查。這塊石碑文兩面皆有文字。一面用高棉文，一面則爲古泰文，高棉文的形制則覆在土裡，文字不模糊，還可以閱讀，不過所列的高棉文字體，有好多是未看見過的。於是設法抄寫，寄給皇弟公摩靈味使拉揭哇羅親王(M. Rajawongkornrajavidyalaya) 查考。事後皇弟解釋稱：該石碑文係禮佛助慶的制，即

尋字體奇特的部份，係依照拉曼文而書寫成。至于所用為拼音的字，也有好幾處弄錯了，所以推測那位負責刻文的人，必不甚了解文字者，祇按照着某一本書裡所記載的抄刻，這被用作抄刻的書也許就是拉曼人或是拉曼和尚所著成。蓋在戊泰時代頗崇敬拉曼和尚，因所奉行的一切，頗接近錫蘭島和肉，此外皇位還提出了一項疑問：被指為係由錫蘭島受聘而來戊泰的拍嗎哈砂美僧正，大概不對，必來自拉曼國。這些和北史中所述的坤加拉提 (Kuntala) 被耶是實嗎拉查 (Wadima Rajasingha)，因國皇室行狀書記官 (Kuntala Rajasingha)，梵國司庫官 (Kuntala Rajasingha) 檢察官乃蓬甘知



像佛立大的內寺橋石

(Kuntala Rajasingha)，乃參暖翁卡力 (Kuntala Rajasingha)，乃限知碧 (Kuntala Rajasingha)，乃帕蘇耶塔 (Kuntala Rajasingha) 等八位在一小冊四一三，子年第三句一 (即丙寅) 任專使攜帶儀品赴鳳城哇里 (Kuntala Rajasingha) 都，獻給拍嗎里甲里長老 (Kuntala Rajasingha) 的事件相對照後，亦不無可信處。即在當時泰族頗歡迎及崇敬拉曼族僧侶，和公摩囉哇拉提親王所解釋的相符合。
至于在白象池寺所發見的那塊石碑文底另一面所刻的古泰文，簡直不能閱讀，蓋石刻文的正面蝕損及脫落甚多，而且破壞了不少。包括書閱讀了不步古泰文的戊泰泰城教主在內，大家努力研讀該面石刻文了許久，祇讀出了少許。即在首段所提述的年月日，為「一二九六寅年一，繼此即續續，不曉得是什麼月份，接着刻有一九日」，又模糊不清。所讀出的僅是少許的數段：「拉查囉哈實嗎……(脫落)……(脫落)……一接着就是……(脫落)……(脫落)……一不曉得是誰的妻子，讀不出，不過下面有一娘塔寺」的刻文，因此推測這寺院必係娘塔寺所興建。這座娘塔寺院大概就是白

象池寺。此外刻文更模糊，無從讀出。假如再予以研讀，還得耗費許多無謂的時間。石刻文內所提到「拉查囉哈實嗎」一語崩的年期和名稱，不禁使人以為這是一位查囉哈實嗎。就是指拍甲蒙極抑是實墨叻皇 (Kuntala Rajasingha) 而言，皇號的全文為：「Kuntala Rajasingha Wadima Rajasingha Kuntala Rajasingha」，或另稱：「Kuntala Rajasingha Wadima Rajasingha Kuntala Rajasingha」。據並詳譯於芒萊寺內的年期相對照後，則和白象池寺內所發見那塊石碑文所刻的年期，相差了十三年，因此認為這塊石碑文必和戊泰石碑文第二柱係在同一時期刻立的。可是這塊白象池寺的石碑文，雖能讀出更多的內容，相信對於泰族史方面是沒有什麼幫助的。懷疑這塊石碑文，大部份必是遺及建娘塔寺的史蹟，其中或許有提及小佛脚山，以及山頂上的建築物。至于另一面的佛脚圖詞刻文，不免使人繼續推測到必有涉及小佛脚山的，但亦不能據為考証，因這一面的頌詞刻文，也許有人在後來給加刻上去的。

泰國史地叢考(十)

雙木花

元貞二年(一二九六)賜金齒，羅解來朝人衣(引證九)金齒亦泰族古代一小國，Geogon Masporo 即 Muon Meo 國，亦即馬字號羅行紀中之 Nardundon，其國會附於南詔，亦曾隸屬暹羅，元稱金齒，明初名之曰麓川，後名之曰臨川，元兵征八百媳婦，曾為金齒所襲擊，羅解是引證四之同一國，羅解一名，雖曰 LVO，泰古代亦稱為 Kuntala Rajasingha。此年頭坤喃甘亨在位已十九年。
大德元年(一二九七)暹羅國羅解來朝者衣服有差(引證十)暹羅國即速可台，羅解即上之羅解。
大德三年(一二九九)暹番，沒刺由(應即前之麻里子兒)羅解諸國以方物來貢，(引證十一)暹即速可台，羅解之入貢，元代此為最後一次，其後(閱引證十二以下各條)即不見羅解人貢之記載，蓋此時坤喃甘亨在位已二十二年，但羅解已日趨沒落，將陷于覆亡之境，故茲之後不再入貢。此條所指之暹番世子，實即坤喃甘亨，蓋對其父在位時所稱呼之沿襲。
大德三年(與引證十一同一年)暹國主上言其父在位時，朝廷常賜鞍轡白馬，及金縷衣，乞循舊例以賜，但僅賜金縷衣不賜以馬(引證十二)由此以觀，則速可台第二世坤喃甘亨特於其父速可台都之後，即曾入貢元廷，元廷即賜以白馬及金縷衣，此亦國史對邊城鄰國之賜賞，以擴張度之，坤喃甘亨特登位之始，必遣使入貢中國，表示通好，以壯聲勢，亦循真臘及八百媳婦等入貢之例。據以現代之例，即請求承認是也。元廷乃賜以白馬及金縷衣，但至坤喃甘亨則僅賜金縷衣，基於此點，則泰史之謂坤喃甘亨在位時勢之鼎盛，亦為國史所反證矣。抑此時坤喃甘亨之勢力尚未盡伸展。